

开着的门

□廖天元

有个秋天,我陪儿子报名后,在校园银杏大道上漫步。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,竟然是贾老师从外地回来,邀约了几个朋友,说晚上一起聚聚。

惊喜、内疚,心里像飘飞的银杏叶不断地翻卷。师范毕业这么多年,没去看望过贾老师,连电话都没保存,而他居然还记得我。贾老师当年教我文选,写得一手好杂文。课间时分,我们常常挤在橱窗前看报纸上他的作品,啧啧赞叹。师范三年,我受他影响最大。我写作一般,但不知为何,贾老师有好几次给我的作文打了80分。他说,凡作文80分以上,都可以去投稿。我鼓足勇气悄悄尝试,稿子果真在一家地方报纸发了出来。

贾老师退休后从家乡去大城市享受天伦之乐,依然喜欢写作,常有大作发表。端详老师,慈祥的脸庞更加柔和,只是曾经挺拔的身躯已略显倾颓。时光没放过老师,也没放过我,我再也不是那个嫩得掐出水来的小伙子,我们在时光的河流中激流勇进,也相继平静下来。

聚餐后还是有些忧伤,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去看贾老师,让一段时光竟然如此跳跃苍白。年轻时我性格内向,不善言语,大约还觉得自己一无所有,一无是处,见了面不知道该如何说起。而稍后成家,生活的压力把原本就卑微的脊梁压得更弯。当生活终于安定下来时,老师却成了心中一个忽远忽近的代名词。

老师的心头有过埋怨吗?不管岁月如何变迁,始终觉得,老师是除了父母之外最爱学生的人。他们不是蜡烛,却始终在燃烧自己照亮他人,不是艄公,却一次次迎风破浪把学生送达彼岸。他们用粗犷或者诗意的方式,唤醒沉睡的心灵,期待所有的人都能展现出活泼泼的生命。

躬耕三尺讲台九年之后,我离开了学校。跳出教育看教育,我对老师

这份职业更加充满敬意。敬重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纯粹的热爱和期待,不图所求,不为所报。

其实很少有学生专程来看我,尽管春节发来的信息不少。我理解风华正茂的他们正忙,忙于奋斗,忙于前行。他们在追求斑斓的梦想,或者正在生活的泥泞中跋涉。我从不曾用市场和世俗的观念来评判他们,从不认为学生因世俗或者势利而故意冷落我。

但我知道,老师永远不会拒绝学生去看望他们。哪一个老师会在乎学生有多少钱、有多大成就呢?只要能走正道、积极向上……就是他们一生的骄傲啊。

有一个视频,曾让我感动不已。一个毕业二十年的男子,穿着校服回母校看望老师,上课伊始故意趴在桌上。老师讲着讲着突然发现这一情况,随即走到桌前询问。当学生抬起头,老师先是一愣,随后笑着笑着就哭了,拿着书轻轻拍打这个男子,边哭边说:你还是那么调皮……

老师眼里,闪着欢喜的光芒,接过男子的鲜花,像少女般羞涩。二十年过去,老师还是能一口喊出他的名字,这让人多么地感怀。

其实在那个秋日下午,接到老师的电话后,我蓦然想起孔子发出的一句感叹——“从我于陈、蔡者,皆不及门也。”

那时的心瞬间像被戳了一下,一颤。我仿佛看到老先生孤独地站立门外,消瘦的脸庞沉浸在夕阳的余晖之中。语气是如此的平静,也如此的失落。陈蔡绝粮那段光阴是如此的惊心动魄,可是曾经生死与共的他们,却好久也没有往来。

孔子把家里那扇门一直开着。只是不知道颜回、子路……他们好久再去。

我对自己说,教师节前一定去看贾老师,无论多忙。我知道老师家的那扇门,也一样开着,古朴的八仙桌上,喷香的茶,一定泡着。



给老师拜年

□向萍

小时候,我家兄妹多,父亲在运输社赶“牛拉车”,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生活拮据,但这并不影响父母穷尽一切也要让我们多读书。

我的小学启蒙老师姓付,名征奎,个子娇小,身体孱弱,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家子女一般,有时像慈母,有时胜严父。

我自幼爱学习,连任多年班长,是老师的得意小门生,更是她的得力小助手。每逢夏天,学校规定学生要午休,学生到校就在各自教室里睡午觉。值周老师四处巡逻,每班配有专门的纪律员,我便是付老师钦点的“午睡监督员”。

听话的我,时常拿着老师的“令箭”对其他同学发号施令,颇有几分“小老师”的范儿。

班上有位男生叫波,成绩倒数人又忒调皮。有一天,正是李子成熟季,波在自己的位置上,假模假样地睡觉,私底下却“嘎嘎嘎嘎”地啃李子。

我慢条斯理地从讲台上走下来,一边佯装给同学们扇扇子,一边用机灵的双眼扫视教室,循着声音很快就发现了“敌情”。

我来到波的跟前,波有些惊慌失措,

急忙侧身倒下,横在板凳上装睡。这一躺不要紧,他衣服口袋里的李子,“叮叮咚咚”地从衣兜里倒了出来,并顺着教室地板四处滚落开。安静的教室,瞬间被李子敲打地板的清脆声打断,惊醒了不少同学,部分“好吃佬儿”索性翻身下地,捡起李子吃起来……

这件乱成“一锅粥”破坏纪律的事件,当然会被捅到付老师那里,波自然受到一顿严厉批评。随后付老师又交给我一个重任,让我“一对一”帮助波,好好改变这个“落后进生”。

老师有令,岂能不执行?每天放学后,我硬是要守着波做完作业才回家。波确实不是一盏省油的灯,做作业鬼画桃符,板凳上像有钉子,时常坐不了多久,就频频往厕所跑,甚至以上厕所为由逃之夭夭。

向来做事较真的我也是“一根筋”,对波一番跟踪追击,直到追至男厕所才“望而却步”,还气嘟嘟傻乎乎地在厕所外边等着,一直等目标出现……

或许就是这股子认真劲儿,小时候的我颇受付老师的信任,很多班务工作都放心交给我。我也自得其乐,屁颠屁颠地干得心甘情愿。

不过,我也偶有犯浑的时候。

有一回,我借了一本厚厚的连环画,之前约定了还书时间,却因有事一时没看完,于是忍不住在课堂上偷偷看起来,而且刚刚在付老师宣布了一条重要纪律之际:“不准上课看课外书籍,只要我逮住了,当场就撕掉……”

那一次,我在课堂上猫着腰,看得津津有味,看得忘乎所以,以至于付老师来到我面前,还浑然不知。

“呼”的一声,生气的付老师从课桌下抢过我的连环画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“哗”地撕成了两半……

“哇”的一声,我情不自禁哭起来,大颗大颗的眼泪直往下掉。我是为那本撕坏的连环画哭得稀里哗啦,因为那是借的,撕坏了要赔。

中午时分,付老师通知我去她办公室。

昔日几步就能跑拢的办公室过道,那天显得出奇地漫长,忐忑、悲伤、焦灼、后悔……心里五味杂陈。

“我知道你爱看书,这是好事,但你要分时间,你是班长,更要带头遵守纪律,记住了没?我给你订好了,拿回去吧……”付老师边说边拉抽屉,拿出上午撕

掉的连环画递给我,声音低沉,态度和蔼,语重心长。

看着付老师递过来的连环画,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明明当众被撕得一分二,现在却像变魔术一样完好无损。

顿时,我的鼻子一酸,眼睛里似乎有千万条虫子在蠕动,望着眉目含笑、慈祥可敬的付老师,眼泪再次滴了出来。

付老师对每位学生都很负责。依稀记得班上有位女同学,因为家庭困难,家长欲让其退学。付老师带着几个同学一道,专门去这位贫困同学家里,送去文具和衣物,还承诺帮助其减免学费,硬是把这位同学留了下来。

“我们这一班呀,我真呀真喜欢啦,全班的同学有五十六,有大的小的,高的矮的,还有那胖的和那瘦的,有的说话像喜鹊叫,有的走路像袋鼠跳,哈哈,真好笑……”老师自编词自谱曲的这首原创歌曲,我至今都能从头到尾清晰哼唱。

付老师爱我们,我们也爱她。有一年深冬,天气奇冷无比,一大早,付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教室,声音沙哑,咳嗽一阵接一阵,咳得满脸通红,咳得声嘶力竭。看着这一幕,我们心里都很难受,课堂纪律超出寻常地安静,连平常最调皮的几个“捣蛋鬼”,都变身懂事的“乖娃娃”。就这样坚持了两天,后来付老师撑不住了,一连几天都没来上课。

我和小伙伴们担心极了,大家自告奋勇,拿出零用钱,买来水果和小礼物,邀约一起跑到付老师的住所。一群小学

生宛如一群小麻雀,围在付老师身边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那场景,像极了久未见面的重逢,温暖、温和、温馨。

临近春节,给长辈拜年是小时候过年的传统节目。一天,老妈正在堂屋准备拜年的礼品,四方木桌上,放着一袋袋白色塑料袋包装好的一斤装白糖,还有一摆摆面条。

“我要去给付老师拜年!”我望着老妈,主动发出申请。

“给老师拜年?”老妈稍许一愣,觉得有些诧异,随后她点点头,拿出一包白糖,放在一个蓝色布口袋里递给我,连连说:“嗯,是该给付老师拜拜年!”

就这样,我挎着一包白糖,沿着蜿蜒的公路,一直走到铁桥中学付老师的家。付老师家里客人不少,看见我的到来,她满是惊喜,一边乐呵呵地介绍,一边张罗着给我拿糖和水果,并叮嘱我一定吃了午饭再回家。

那天的午餐非常丰富,席间,付老师不停地给我夹菜,我的小碗里,菜叠得像小山。临走的时候,付老师特意拿出一大袋高级糖,花花绿绿,包装精美,这些糖果,我甚至都从未没见过。满是欣喜,满是感动,似乎得到了最高嘉奖。拿着这包精致的高级糖,甜津津,乐陶陶,一路小跑奔回家。

“天啦,咱们拿包白糖,换回来这么大一包高级糖,这个年拜得太不好意思啦……”堂屋里,老妈一边拿着高级糖颠来颠去看,一边跟老爸絮絮叨叨地说,感激、感动、感慨的叹息声,穿过窄窄的小巷,那么悠长……

岁末,轻轻咬开,新鲜、香甜的滋味迅速在他的嘴唇上、舌头上蔓延开来。班主任猜到了送苹果之人,心照不宣地,从此对我女儿格外偏爱……

9月10日,星期一,教师节。女儿放学回来,给我讲述了一件事:早自习时,班主任从家里搬来一大箱苹果,分给同学们吃,与大家共同庆祝教师节。班主任说,这箱苹果是他人送给她的,也许是班上某个同学的家长送的……班主任还说,在老师眼里,同学们都是最优秀的孩子,手心手背都是肉,不要以为哪位学生的家长送了礼物,就会偏心,并另眼看待,只有大家都成才,才是老师最满意的礼品……

那一刻,我羞愧不已又感动万分。

古松光影

□王宏亮

学校的院里有一株俊俏的古松,树干大约有两个孩子合抱那么粗。虬枝像如来佛的五指山,给人一种压迫感,但仰头时,总会见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连缀青天一线,浮云半盏。

上中学时,那里是我们停自行车的地方,我的大二八,除了车铃不响哪都响的座驾,往那一杵,跟个落毛的公鸡差不多。我们总是希望比别人早来一点,然后在古松下为自行车占据一席之地,这样它就可以尽享枝叶的庇护,少遭受些风侵雨蚀,使用寿命自然长久一些,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,对生活总有一种杞人般的担忧。

我们班负责松树周围的卫生,先把所有停放在附近的自行车摆放整齐,然后再扫松针,攒起来,拿到门卫室留着冬天引炉火。摆到同学的红色山地车的时候,我沉默了,眼里流露出一丝羡慕。我也曾央求家里买一辆适合我的自行车,我个子小,身体单薄,每天骑十几里的土路,上第一节课总有种累到虚脱的无力感。可我妈想了想,还是摇摇头,“咱家穷得叮当响,小车子能坚持三年吗? 摇散架了,哪有钱换啊。”

我妈选择的动词“摇”真是贴切,我骑上大二八,屁股卡在车座上头,干脆就从车座上下来,左一蹬,右一蹬,在路逼马急的人间,摇摇晃晃了整个初中岁月。

有些事情懵懵懂懂地经历了,一部分落满尘埃,一部分却清晰如目。记得初一刚开学,班主任老师在松树下找我谈话。我把继父错误填成在古装剧里看来的“义父”,老师很好奇。我贴着松树站着,松树的鳞屑胳膊后背痒痒的,老师很和蔼地看着我,问清情况后,没有刻意地说教,也没有一丝凌驾于弱小之上的怜悯。她知道我家的困境,就鼓励我好好学习,冥冥之中,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注入我的体内,松枝间都弥漫着温暖和感动。

有一年夏天,也是在古松下,班主任给我买了一双凉鞋,她以微薄的水工资,分了一份爱给我。那是一双黄褐色的塑料凉鞋,很结实,同学们都穿,而我穿着快露脚趾头的布鞋,又热又臭。几乎没等她说什么感人肺腑的话,她只把鞋拿出来让我试试大小,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。班主任一边帮我擦拭眼角的热泪,一边安慰我说,她也经历过一段天黑的岁月,可挺过去了,微光就会从枝杈间透下来,苦难的生活,不是世界末日,而是未来的铺路石。听了她的话,我的情绪一点点稳定下来,穿着那双凉鞋,感觉脚底好像有清泉流过,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浸润在心底。

中考那年,我们从松树下出发去县城参加考试,那次考试对我意义非凡,我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,报考师范。她曾语重心长地说,师范花费少,而且能定向分配。我抬头看大伞一样的树冠,有种壮士出征的豪迈感,人总要到更大的天地去闯荡,去够更高处的生活。起风了,一股松油的清香飘至鼻翼,我抚摸着大树粗糙的枝干,汲取着刚劲筋骨里蓄积的能量。它的枝叶吸收了那么多的阳光,它很慷慨地把一种髮帖的抚慰传递过来,让我彷徨的心少了几许怯懦。我坐上破旧的中巴车,抛却所有杂念,去追一个穷孩子的梦。其实经过如此多的生活磨砺,我的理想已经很清晰:做一个像我的班主任一样的老师,帮助孩子筑梦的人。

毕业分配到母校工作,是五年以后的事了。我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,那晚,没有月光,外面一片漆黑,远处山林里偶尔传来山鸟如小孩啼哭般的鸣叫。我睡不着,就坐在树下的石凳上纳凉。树头的黑影仿佛有整个天空那么大,而渺小的我从这里出发,又回到这里,感慨岁月的轮回。古松是我人生的背景墙,那些盘根错节的梦想,最终化成扎根故乡土壤的根须,而夜的守卫者,正把它吸取的日月光华,传送到我的四肢百脉,嘱我好好工作,好好生活。倚靠着它,竟无比踏实。

从此,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那棵古松,在变幻的光影中,它的外观我早已熟谙于心,可我更喜欢的,是它永远不变的,堂堂正正,独守一隅,扎根于斯,伟岸于斯的风度。我会把一份师爱传递下去,如它一样,把坚守写进人生的风雨四季。

教师节

□胡佳清

每年这一天
你被重新刷新一遍
在我们面前焕然一新

多亲切啊
亲爱的老师
如春风扑面!

我看见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
你在校不止于学校
你在课堂不止于课堂

你在传授知识不止于知识
你在过这个节日
不止于过节这一天

昨天 今天
明天 后天
哪天见了你
我们都会礼貌地喊一声:

“老师
你好!”
一句经典的问候
花开花落
烂熟于心

